

卷宗編號：25/2018

日期：2019 年 03 月 28 日

關鍵詞：家團成員的居澳權、自由裁量權、適度及善意原則

摘要：

- 申請人的家團成員本身不具有獨立自主的居澳權利，倘其於澳居留的權利不復存在，其家團成員將無可避免地受到影響，同樣失去有關的權利。
- 自由裁量權的行使僅在明顯裁量錯誤、明顯過度及權力偏差才受司法監管。
- 倘被訴當局的做法只是執行法律的有關規定，則不存在任何違反適度及善意原則的情況。

裁判書製作人

何偉寧

司法上訴裁判書

卷宗編號: 25/2018
日期: 2019 年 03 月 28 日
司法上訴人: A 及 B(未成年人, 由母親 A 代表)
被訴實體: 澳門經濟財政司司長

*

一. 概述

司法上訴人們 A 及 B(未成年人, 由母親 A 代表), 詳細身份資料載於卷宗內, 不服澳門經濟財政司司長不批准彼等的臨時居留許可續期申請之決定, 向本院提出上訴, 理由詳載於卷宗第 2 至第 14 背頁, 有關內容在此視為完全轉錄¹。

¹ 司法上訴人們的上訴結論如下:

1. 本司法上訴之提起屬適時, 而貴院具有權限審理本司法上訴;
2. 於 2011 年 9 月 2 日, C 及其家團成員(配偶及女兒), 即司法上訴人 A 及其未成年女兒 B 獲批准於在澳門特別行政區定居許可; 其臨時居留經獲續期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
3. 自獲准在澳門臨時定居後, 司法上訴人 A 及其未成年女兒 B (當中包括已去世之 C) 一直定居於澳門, 現時居住在澳門筷子基 XXXXXX。
4. 於 2015 年 11 月 23 日, 司法上訴人 A 之配偶 C 不幸因病逝世;
5. 於 2016 年 3 月 31 日, 司法上訴人 A 向貿易投資促進局提交多份書面聲明和證明文件, 就有關 C 死亡並請求批准其臨時居留許可續期申請;
6. 於 2017 年 5 月 12 日, 司法上訴人 A 及其未成年女兒 B 向澳門貿易投資促進局提交第 0008/2011/03R 號臨時居留許可續期申請;
7. 於 2017 年 12 月 7 日, 司法上訴人 A 收到由澳門貿易投資促進局主席於 2017 年 11 月 27 日發出之第 08062/GJFR/2017 號公函, 通知經濟財政司司長不批准司法上訴人 A 及其未成年女兒 B 本澳臨時居留許可續期申請。
8. 自獲批准在澳臨時居留後, 司法上訴人 A 及 B 便開始在澳門定居、生活、讀書及工作。
9. 自移居澳門後, 司法上訴人 A 為著照顧家庭一直任職家庭主婦; 而 B 於 2009 年 1 月 9 日出生, 現年 8 歲, 自其出生後一直在澳門生活及就學, 現為澳門 XXXX 中學之學生, 就讀小學二年級;
10. 自司法上訴人 A 之配偶 C 去世後, 由司法上訴人 A 獨力照顧其未成年女兒 B, 現時從事地產中介工作, 現有穩定的收入及經濟能力;
11. 司法上訴人認為根據現行第 3/2005 行政法規《核准投資者、管理人員及具特別資格技術人員居留制度》第 18 條第 1 款及第 2 款規定是賦予行政當局具有自由裁量權, 就臨時居留申請人的法律狀況改變是否給予的接受而決定是否維持其臨時居留許可或准予續期;
12. 而根據現行第 3/2005 行政法規《核准投資者、管理人員及具特別資格技術人員居留制度》第 23 條規定有關《入境、逗留及定居於澳門特別行政區的一般制度》之規定是補充適用於按照

- 第 3/2005 行政法規《核准投資者、管理人員及具特別資格技術人員居留制度》的規定申請臨時居留許可的利害關係人。
13. 基於此，司法上訴人 A 認為經濟財政司司長在作出不批准臨時居留許可續期之行政決定前，並沒有充分考慮司法上訴人 A 及其未成年女兒 B 之現時的客觀事實(當中包括但不限於其等之經濟及家庭情況及兩人以澳門作為永久居留之意欲，甚至作出不批准臨時居留許可後對司法上訴人 A 及其未成年女兒 B 所帶來之一連串嚴重負面影響)作出個別具體的考慮，明顯欠缺詳細的考慮及現時作出之決定屬明顯不合法；
 14. 自司法上訴人 A 之配偶 C 不幸離世後，為方便照顧其未成年女兒 B 而從事地產中介工作至今。
 15. 按照司法上訴人 A 名下銀行資產顯示司法上訴人 A 及其未成年女兒 B 均以在澳門定居為目的來展開其等生活。而司法上訴人 A 現在亦有穩定工作及一定經濟基礎，其在澳門能具有自給自足的生活能力；
 16. 至於司法上訴人 A 之未成年女兒 B，於 2009 年 1 月 7 日出生，現年 8 歲，自其出生後一直在澳門長大及就學，現為澳門 XXXX 中學之學生，就讀二年級。而其在澳門 XXXX 中學之學習表現，其成績皆名列前茅，而且獲獎無數；
 17. 不論司法上訴人 A 或其未成年女兒 B 也沒有中華人民共和國之戶籍及身份證，同樣地不能返回中國內地生活；
 18. 同時，倘若維持被上訴之批示，即不批准司法上訴人 A 及其未成年女兒 B 之臨時居留許可續期申請，首當其衝必然是司法上訴人 A 及其未成年女兒 B 即時不能逗留在其等所熟悉的澳門繼續生活，工作及讀書。而上訴人 A 會立即失去工作，以致欠缺經濟來源及繼續維持照顧其未成年女兒 B。
 19. 與此同時，司法上訴人 A 之未成年女兒 B 會立即失學，從而將被迫中途輟學，無法繼續正常學業，將必然使司法上訴人 A 及其未成年女兒 B 被迫中斷學業，更面臨留級，使一直成績名列前茅的優異生被迫變為留級生，將有理由相信此舉會對 B 之心理造成重大創傷，而有關心理創傷及損害是難以彌補的。
 20. 即使司法上訴人 A 將其未成年女兒 B 安排在其他地方生活和就學，但對 B 而言，澳門以外的生活居住環境和教育情況是非常陌生。
 21. 必須重申司法上訴人 A 及其未成年女兒 B 在澳門居住已有六年多，與澳門已建立密不可分的情感及生活連繫，無論是在兩人的個人、家庭及社會生活上都以澳門為中心；
 22. 最後，司法上訴人 A 及其未成年女兒 B 是次續期申請獲批准後，其等將於澳門居住連續 7 年，並有條件申請澳門永久性居民身份證，並以澳門作為永久居住地。
 23. 因此，司法上訴人 A 及其未成年女兒 B 認為經濟財政司司長閣下在作出是否批准行政行為時理應考慮上述法律的適用，尤其司法上訴人之現時情況可歸納適用第 4/2003 號法律《入境、逗留及居留許可制度的一般原則》第九條之規定，當中包括但不限於屬該法律第二款第(二)、(三)及(九)之規定。
 24. 然而，經濟財政司司長僅僅基於司法上訴人 A 之配偶 C 去世而不批准其等臨時居留許可，而完全沒有考慮通過適用現行法律，當中包括但不限於現行第 3/2005 號行政法規及第 4/2003 號法律，尤其為通用第 4/2003 號法律第 9 條第 2 款之規定，轉變其等法律狀況來批准其等之臨時居留許可續期申請，實為違反現行法律所賦予有權當局的法律原意。
 25. 由於該批示之行政行為違反了第 3/2005 號行政法規，尤其為第 18 條之規定，存在違反法律之瑕疵，屬可撤銷之情況。因此，根據《行政程序法典》第 124 條及《行政訴訟法典》第 21 條 1 款 d)項之規定，本司法上訴所針對之實體應考慮司法上訴人依法享有之權利，並撤銷上述行政行為。
 26. 另一方面，行政行為的作出亦應遵守《行政程序法典》第 5 條之適度原則；
 27. 通過終審法院在第 38/2012 的上訴案中所提到，“根據這一原則，對個人權利和利益的限制必須是對確保以公權為作出的行為所欲達致的目的來講屬合適且必需的”；
 28. 而根據中級法院在第 579/2011 號和第 127/2012 號裁判，以及終審法院在第 13/2012 號和第 83/2012 號裁判中皆指出自由裁量權的行使只有在惠明顯錯誤或絕對不合理時才抵觸適度原則，而絕對不合理是指不合理達到了令人不可容忍的程度；
 29. 在更好的法律意見給予絕對尊重下，司法上訴人 A 認為經濟財政司司長在作出不批准臨時居

- 留許可續期之行政決定前，並沒有充分考慮司法上訴人 A 及其未成年女兒 B 之現時的客觀事實(當中包括但不限於其等之經濟及家庭情況及兩人以澳門作為永久居留之意欲，甚至作出不批准臨時居留許可後對司法上訴人 A 及其未成年女兒 B 所帶來之一連串嚴重負面影響)作出個別具體的考慮，明顯欠缺詳細的考慮及現時作出之決定屬明顯絕對不合理；
30. 在中級法院於 2015 年 5 月 21 日在第 255/2014 號合議庭裁判曾指出當行政當局在作出剝奪居留權的行政行為時，所追求的是特區內部的公共安全，拒絕不受歡迎人士入境、避免人口不成比例地增長及因人口增長對特區庫房造成負擔而產生的社會成本方面的公共利益，但同時也不能忽視需要給予人道關懷，只有在平衡兩方面利益之後作出決定才是公平合理。
31. 上述合議庭裁判與本案相同，且同樣指出倘若僅因申請人去世使作出了剝奪居留權的行政行為便使得兩名未成年孩子必須離開她們已經完融入的地方等同於破壞了她們的人、家庭及社會生活，倘若如此即等同於作出一個不合理、不適當和不過度的決定；
32. 有必要指出，被上訴的批示單純因為司法上訴人 A 之配偶 C 去世便剝奪司法上訴人 A 及其未成年女兒 B 在澳門居留許可的決定，使司法上訴人必須離開其已完全融入的地方，尤其使司法上訴人之未成年女兒 B 離開她自出生以來一直居住的環境、破壞了司法上訴人的個人、家庭及社會生活，使司法上訴人因之前批給居留許可的行政行為而產生的繼續在澳門生活的合理期待落空已是一個不合理、不適當和不過度的決定；
33. 必須重申，司法上訴人 A 及其未成年女兒 B 在澳門居住已有六年多，與澳門已建立密不可分的情感生活連繫，無論是在兩人的個人、家庭及社會生活上都以澳門為中心；同時，司法上訴人 A 及其未成年女兒 B 是次續期申請獲批准後，其等將於澳門居住連續 7 年，並有條件申請澳門永久性居民身份證；
34. 倘臨時居留許可不被續期，將對司法上訴人 A 及其未成年女兒 B 即時對其家庭、生活及尤其是司法上訴人 A 之未成年女兒 B 的就學前途帶來難以彌補的負面影響；
35. 通過上述所提及已說明司法上訴人 A 及其未成年女兒 B 已完全融入澳門生活及學習環境，倘若要求其等重新適應(尤其為其未成年女兒 B)，等同於破壞她們的個人、家庭及社會生活。從而作出一個不合理、不適當和不過度的決定；
36. 因此，司法上訴人 A 及其未成年女兒 B 認為經濟財政司司長並未考慮到不批准在澳門居留將會對其等帶來嚴重不利的情況，而不批准其等之臨時居留許可續期申請，實為不合理行使自由裁量權而違反過度原則。
37. 按照上述所提及之事實，被上訴的批示中亦沒有考慮到不批准其等之臨時居留許可續期申請居留將會對司法上訴人 A 及其未成年女兒 B 帶來嚴重不利的情況，實為不合理行使自由裁量權而違反過度原則，此乃屬於違反了第 3/2005 號行政法規規定，尤其是完全沒有考慮適用該行政法規第 18 條第 1 款及第 2 款，以及現行《行政程序法典》第 5 條第 2 款之規定；故可根據《行政程序法典》第 124 條第 1 款 d) 項之規定現在所針對的行政行為存在瑕疵，屬可撤銷的行政行為。
38. 再者，行政行為亦要遵守《行政程序法典》第 8 條規範的為善意原則。按照中級法院於 2013 年 11 月 7 日第 974/2012 號上訴案件指出：“只有在行政當局之態度挫傷私人對該態度長期信任時，主張違反善意原則才有意義。”
39. 而中級法院於 2013 年 11 月 7 日第 974/2012 號上訴案件亦指出：“要判斷廢止前一行為的被上訴行為是否違反善意原則，尤其是上訴人對批准批示所產生的信任....。為此，必須先解決一個先置問題...，換言之，即行政當局是否有廢止該等違法行為的義務。”，“而如果廢止屬於行政當局根據具體所涉及的公共及私人利益作出判斷後，可作或可不作的自由裁量行為，那麼從抽象上來講該行政撤銷行為便有可能違反善意或其他原則。”
40. 司法上訴人 A 及其未成年女兒 B 自 2011 年 9 月 2 日取得澳門臨時居留權，其後一直以澳門永久居留地為目的而在此土地上生活及定居。
41. 不幸地，司法上訴人 A 之配偶 C 在 2015 年 11 月 23 日不幸離世。對於兩名司法上訴人造成莫大的打擊。作為其家團成員，司法上訴人 A 其未成年女兒 B，現在唯一的願望只期盼其本人及其未成年女兒 B 能在澳門長久定居；
42. 在司法上訴人 A 之配偶 C 未離世前，一直以其專業能力為澳門社會提供服務。此外，司法上訴人 A 之配偶 C 及其家團成員皆在澳門奉公守法，並未作出任何刑事犯罪行為；

*

被訴實體就上述上訴作出答覆，有關內容載於卷宗第 47 至 53 頁，在此視為完全轉錄。

司法上訴人們提出非強制性陳述，有關內容載於卷宗第 59 至 69 頁，在此視為完全轉錄。

檢察院認為應判處上訴理由不成立，有關內容載於卷宗第 71 至 72 頁，在此視為完全轉錄²。

-
43. 自從於 2011 年獲批准於澳門臨時居留後，司法上訴人 A 及其未成年女兒 B 已在澳門居住已有六年多，她們與澳門已建立密不可分的情感及生活連繫，無論是在兩人的個人、家庭及社會生活上都以澳門為中心；
 44. 按照上述內容，倘若不批准接受司法上訴人 A 及其未成年女兒 B 之法律狀況的變更，又或不批准其等臨時居留續期，對一個已失去配偶(對司法上訴人 A 而言)或父親(對其未成年女兒 B)之家庭而言，在尚未能撫平失去至親的悲痛之同時，仍要面對澳門貿易投資促進局剝奪居留權的行政行為，迫使上述二人離開她們已經完融入的地方，此舉會直接破壞她們家庭及社會生活，並對其等產生難以彌補的損害。
 45. 司法上訴人 A 及其未成年女兒 B 認為經濟財政司司長之批示中並未考慮上述客觀事實將對其等帶來非常嚴重之不利影響，而單憑 C 之離世而不批准司法上訴人 A 及其未成年女兒 B 在澳門之臨時居留續期申請。
 46. 被上訴的行為明顯欠缺適當對司法上訴人 A 及其未成年女兒 B 事實進行分析，同時並沒有充分考慮上點提及之法律規定，負有違反善意原則之瑕疵。因此，根據《行政程序法典》第 124 條規定，由於該批示之行政行為違反了第 3/2005 號行政法規、第 4/2003 號法律《入境、逗留及居留許可制度的一般原則》，存在違反法律之瑕疵，屬可撤銷之情況。因此，本司法上訴所針對之實體應考慮司法上訴人依法享有之權利，並撤銷上述行政行為。
 47. 綜上所述，根據《行政程序法典》第 124 條及《行政訴訟法典》第 21 條 1 款 d)項之規定，由於被上訴之行政行為違反了《行政程序法典》第 5 條、第 8 條及第 3/2005 號行政法規，尤其為第 18 條第 1 款及第 2 款之規定，存在違反法律之瑕疵，屬可撤銷之情況。因此，本司法上訴所針對之實體應考慮司法上訴人依法享有之權利，並撤銷上述行政行為。

² 檢察院之意見如下：

Na petição inicial e nas alegações de fls.59 a 69 verso dos autos, as recorrentes solicitaram a anulação do despacho em escrutínio, assacando-lhe o vício de violação de lei, consubstanciada nas disposições nos arts.5º e 8º do CPA, bem como no Regulamento Administrativo n.º3/2005, sobretudo nos n.º1 e n.º2 do art.18º deste diploma regulamentar.

*

Antes de mais, importa consignar aqui que as 2 recorrentes foram autorizadas a residir temporariamente em Macau, a título exclusivamente de “pessoas do agregado familiar” do Senhor C que obtivera a autorização de residência temporária ao abrigo do disposto na alínea 3) do art.1º do Regulamento Administrativo n.º3/2005 e infelizmente faleceu em 23/11/2015, antes de 30/06/2017 que é data designada pela Administração para efeitos da correlativa renovação (docs. de fls.42 e 72 do P.A.).

De outro lado, interessa apontar que interpretado em coerência com a Proposta n.º02877/GJFR/2017 (doc. de fls.36 a 38 do P.A.), o despacho lançado aí pelo Exmo. Senhor Secretário para a Economia e Finanças consiste em indeferir o requerimento de renovação da autorização da residência apresentado conjuntamente pelas ora recorrentes.

*

二. 訴訟前提

本院對此案有管轄權。

Ora, preconiza o Venerando TUI (cfr. Acórdão no Processo n.º5/2010): Os indivíduos que são autorizados temporariamente a fixar residência em Macau, a título exclusivamente de “pessoas do agregado familiar” (n.º2 do artigo 1.º do Decreto-Lei n.º14/95/M) de investidor autorizado a fixar residência em Macau ao abrigo dos artigos 1.º, n.º1, alínea b) e 2.º, n.º1, alínea e) do Decreto-Lei n.º14/95/M, mediante o investimento de um milhão de patacas, em propriedade imobiliária, perdem tal direito se ao investidor não é renovada a autorização. Aí se lê a explanação de que o agregado familiar do requerente não tem, por si, direito à fixação de residência em Macau, o seu direito reside exclusivamente, em serem pessoas do agregado familiar de titular de investimento relevante no Território, por isso, se este titular do investimento deixa de ter direito de residir em Macau, não se vislumbra qual o direito do agregado familiar a residir em Macau.

Por sua vez, o Venerando TSI seguiu à jurisprudência acima aludida e ainda avançou (cfr. Acórdão no Processo n.º265/2015): Antes de mais nada, não existe um direito de transferência da posição jurídica do titular do direito à residência, em caso de falecimento deste. Nenhuma norma prevê este mecanismo de substituição. Falecido o titular (o requerente principal), caducam as autorizações concedidas aos familiares do agregado, os quais a partir desse momento podem formular um pedido novo e autónomo, objecto de um procedimento novo e diferente e, por conseguinte, de uma nova decisão.

Pois, se o próprio requerente não podia ser autorizada a continuação da residência em Macau, por já ter falecido, também o não podiam ver os seus agregados familiares porque a situação destes é de dependência em relação ao titular do direito. Àqueles, a lei só prevê a autorização de residência para efeito de reunião familiar. Desaparecida a causa de reunião, fica eliminada a razão para a residência. Só ao abrigo de um direito diferente e autónomo e sob a iniciativa de um pedido novo podia a questão da residência voltar a equacionar-se para os recorrentes.

Em esteira destas sensatas orientações jurisprudenciais, colhemos com sossego que o despacho em questão não colide com as disposições nos n.º1 e n.º2 do art.18º do Regulamento Administrativo n.º3/2005, e em bom rigor, não faz sentido a arguição da violação destas disposições.

Ressalvado respeito pela opinião diferente, as mesmas jurisprudências aconselham-nos a inferir que o falecimento do Senhor C determina, nos termos do preceito na alínea 1) do art.24º do Regulamento Administrativo n.º5/2003, a caducidade do direito à residência temporária das recorrentes que, sendo respectivamente ex-esposa e filha, adquiriam tal direito a título exclusivamente de “agregado familiar”, e dessa caducidade flui que o indeferimento do requerimento da renovação apresentado por elas constitui a única resolução legal, portanto, é acto vinculado.

Ora bem, no actual ordenamento jurídico de Macau encontram-se irreversivelmente consolidadas a doutrina e jurisprudência, no sentido de que os princípios de igualdade, de proporcionalidade, da justiça e de boa fé se circunscrevem apenas ao exercício de poderes discricionários, sendo inoperante aos actos administrativos vinculados. (a título exemplificativo, cfr. Acórdãos do TUI nos Processos n.º32/2016, n.º79/2015 n.º46/2015, n.º14/2014, n.º54/2011, n.º36/2009, n.º40/2007, n.º7/2007, n.º26/2003 e n.º9/2000, a jurisprudência do TSI vem andar no mesmo sentido).

Nesta linha, não podemos deixar de concluir que o despacho atacado nestes autos que titula o indeferimento da pretensão da renovação da autorização da residência temporária não infringe os princípios da proporcionalidade e da boa fé, pelo que é infundada a arguição em apreço.

Por todo o exposto acima, propendemos pela *improcedência* do presente recurso contencioso.

本案訴訟形式恰當及有效。

訴訟雙方具有當事人能力及正當性。

不存在待解決之無效、抗辯或其他先決問題。

*

三.事實

根據卷宗及行政卷宗的資料，本院認定以下事實：

1. C以專業技術人員身份於 2011 年 09 月 02 日獲批臨時居留許可，同時惠及其配偶 A及未成年女兒 B。
2. 上述利害關係人臨時居留許可均獲續期至 2017 年 06 月 30 日。
3. 聲請人 A於 2016 年 03 月 31 日及隨後提交書面聲明和證明文件，證實 C於 2015 年 11 月 23 日死亡。
4. 於 2017 年 05 月 12 日，聲請人們 A及 B提交了第 0008/2011/03R 號臨時居留許可續期申請。
5. 澳門貿易投資促進局人員作出第 02877/GJFR/2017 號報告書，建議不批准上述臨時居留許可續期申請，有關內容如下：

“....

1. 申請人 C 按照第 3/2005 號行政法規的規定，以專業技術人員身份於 2011 年 9 月 2 日獲批臨時居留許可，同時惠及了其配偶 A 和卑親屬 B，上述利害關係人臨時居留許可均獲續期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
2. A 於 2016 年 3 月 31 日及隨後提交書面聲明和證明文件，證實 C 於 2015 年 11 月 23 日死亡。
3. 同時，A 請求批准其自身和卑親屬的臨時居留許可續期申請(見附件 1)。
4. 隨後，A 和卑親屬 B 於 2017 年 5 月 12 日提交了第 0008/2011/03R 號臨時居留許可續期申請。

5. 就利害關係人上述請求作分析如下：。

(1) 第 0008/2011、0008/2011/01R 和 0008/2011/02R 號卷宗的存在乃基於 C 是獲本地僱主聘用的、其所具備的學歷、專業資格及經驗被視為特別有利於澳門特別行政區具備特別資格的技術人員；

(2) 利害關係人 A 和 B 獲批臨時居留許可乃基於從屬於 C 的家團成員身份；

(3) 當申請人死亡，申請人的人身地位不會發生繼承，其申請依據也隨即不再存在；

(4) 另一方面，利害關係人 A 和 B 有效期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的臨時居留許可至今效力已完盡。

(5) 因此，申請人 C 的臨時居留許可申請也隨之終結了。

(6) 基於此，認為利害關係人 A 和 B 沒有正當性提起是項臨時居留許可續期申請；

(7) 若利害關係人 A 設立了新的法律狀況，則可依法重新提起臨時居留許可申請。

6. 綜上所述，鑒於申請人 C 已死亡及獲批家團成員的臨時居留許可效力已完盡，致使該臨時居留許可申請已告終結。因此，利害關係人 A 和 B 不具正當性提出有關的臨時居留許可續期申請，故根據第 3/2005 號行政法規之規定，建議經濟財政司司長閣下不批准利害關係人 A 和 B 於 2017 年 5 月 12 日提交的臨時居留許可續期申請。

上述意見，謹呈上級審閱及審批...”。

6. 澳門經濟財政司司長於 2017 年 11 月 14 日作出以下批示：

“同意建議”。

7. 司法上訴人們於 2018 年 01 月 05 日向本院提起司法上訴。

*

四．理由陳述

司法上訴人們認為被訴行為存有以下瑕疵：

- 違反法律規定；
- 違反適度原則；及
- 違反善意原則。

現就有關問題作出審理。

司法上訴人們是基於為已故者 C 的家團成員而獲批准於澳門臨時居留，本身不具有獨立自主的居澳權利。

申言之，能否繼續於澳門居留取決於原申請人，即已故者 C，能否繼續維持有關資格。

既然原申請人於澳門居留的權利不復存在，那司法上訴人們將無可避免地受到影響，同樣失去有關的權利。

就同一司法見解，可參閱本院於 2013 年 05 月 02 日在卷宗編號 778/2012 內作出之裁判。

關於違反適度及善意原則方面，相關原則僅適用於存有自由裁量權的行政活動中。

眾所周知，自由裁量權的行使僅在明顯裁量錯誤、明顯過度及權力偏差才受司法監管。

就同一法律觀點，終審法院及本院均在不同的卷宗中已多次強調³。

在本個案中，被訴當局的做法，只是執行法律的有關規定，並不存在任何違反該等原則的情況。

³ 見終審法院分別於 2012 年 07 月 31 日、2012 年 05 月 09 日、2000 年 04 月 27 日及 2000 年 05 月 03 日在卷宗編號 38/2012、13/2012、6/2000 及 9/2000 作出之裁判書，以及中級法院分別於 2012 年 07 月 05 日、2011 年 12 月 07 日及 2011 年 06 月 23 日在卷宗編號 654/2011、346/2010 及 594/2009 作出之裁判書。

雖然被訴當局亦可基於人道理由批准司法上訴人們的臨時居留許可續期申請，然而不作出相關批准不存在任何明顯的裁量錯誤或權力偏差，亦不違反任何適度、善意及公正原則。

我們同情司法上訴人們的處境，但作為司法機關，只能依法作出裁判，不能取代行政當局基於人道理由批准彼等的臨時居留續期申請。

*

五. 決定

綜上所述，裁判本司法上訴不成立，維持被訴行為。

*

訴訟費用由司法上訴人們承擔，司法費定為每人 4UC。

作出適當通知及採取適當措施。

*

2019 年 03 月 28 日

何偉寧

簡德道

唐曉峰

米萬英